

第六五册

經濟彙編

選舉典

選舉總部

學校部

(卷)

二六

七二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

第一卷目錄

選舉總部彙考一

有虞氏 帝舜一則

周 總一則

漢 元帝一則 文帝二則 景帝一則 武帝一則 宣帝一則 成帝一則 哀帝一則 平帝一則 元帝一則 昭帝一則 宣帝一則 成帝一則 哀帝一則 平帝一則

後漢 光武一則 明帝一則 章帝一則 和帝一則 安帝一則 順帝一則 康帝一則 肅帝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魏 文帝一則 明帝一則 景帝一則 肅宗一則 宣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晉 武帝一則 愍帝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宋 武帝一則 明帝一則 景帝一則 肅宗一則 宣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梁 武帝一則 簡文帝一則 元帝一則 敬帝一則

陳 武帝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北魏 太祖一則 明帝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北齊 高祖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隋 高祖一則 文帝一則 宣帝一則 煬帝一則

唐 高祖一則 太宗一則 高宗一則 中宗一則 睿宗一則 肅宗一則 代宗一則 德宗一則 順宗一則 憲宗一則 穆宗一則 敬宗一則 宣宗一則 懿宗一則 僖宗一則 昭宗一則 哀帝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後唐 莊宗一則 明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後晉 高祖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後漢 高祖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後周 世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遼 聖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宋 太祖一則 太宗一則 真宗一則 仁宗一則 英宗一則 神宗一則 哲宗一則 徽宗一則 欽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金 太祖一則 太宗一則 熙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元 太祖一則 成宗一則 武宗一則 仁宗一則 宣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明 太祖一則 成祖一則 宣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清 太祖一則 高宗一則 宣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宣統 宣統一則

金 總一則
元 總一則 世宗一則 成宗一則 武宗一則 仁宗一則 宣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明 太祖一則 成祖一則 宣宗一則 廢帝一則 敬帝一則

選舉典第一卷

選舉總部彙考一

有虞氏

帝舜始闢門求賢

按書經虞書舜典詢于四岳闢四門

正義曰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

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

周

周制諸侯歲貢士而進賢使能總之於天官冢宰

按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官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

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谷地數有讓則削地

注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曰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

年一貢士一進謂之好德再進謂之賢賢三進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進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

按周禮天官冢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

賢有善行也王昭禹曰以德則可久以業則可大體義由之以出政事由之以立朝廷待之以尊民心之所順與宜使之在位故進之馭以進賢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故大司徒以賢制爵則民謹德 賈氏曰有賢在下君當招之民當舉之

四曰使能

注能多才藝者愚按人各有能用之然後見如伯夷能典禮使作秩宗足以究其典禮之能后夔能典樂使教胄子足以究其典樂之能君知量能以任使人之有能者就不欲自效以見其能

漢

高帝十一年詔舉賢才

按漢書高祖本紀十一年二月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

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鄭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遺詣相國府行義年有

文帝二年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而弗言覺寃年老瘵病勿遣

第六五五冊 之一

按史記文帝本紀二年冬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罰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苗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曾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能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

及未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母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與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母枉執事烏庫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母怠

文帝十五年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
按漢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通鑑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上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象美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屬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入獻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論朕志大夫其士三道之要

武帝元狩六年詔舉獨行之士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狩六年六月詔遣博士循行天下舉獨行之君子微詣行在所
元封五年詔察舉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封五年夏四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踴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踴躍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昭帝始元元年閏月遣廷尉王平等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閭閻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按漢書昭帝本紀云云
宣帝元康元年詔舉修身通學明先王之術者

按漢書宣帝本紀元康元年秋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元康四年詔舉茂材異倫之士
按漢書宣帝本紀四年正月遣大中大夫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錄舉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元帝建昭四年詔舉茂材特立之士
按漢書元帝本紀建昭四年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問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恐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貴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者老嫗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慈母急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
成帝鴻嘉二年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
按漢書成帝本紀鴻嘉二年春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雉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妻困於饑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慮乃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歟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真開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永始三年詔舉悻悻遜讓有義行者
按漢書成帝本紀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晦日有蝕之

詔曰天災仍重朕甚懼焉惟民之失職臨遣太中大
夫鼎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
舉梓換過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後漢

和帝末元五年詔申飭二千石選舉及令司隸刺史
糾察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永元五年春三月戊子詔曰選
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
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
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
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記無
糾察今新舉故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
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責也非獨州
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豪邪之傷由法不
行故也

安帝末初二年詔舉有道術明災異陰陽之數者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末初二年秋七月戊辰詔曰昔
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
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羌
獯叛反夙夜克己憂心京京聞令公卿郡國舉賢良
方正肅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諫以鑒不逮而
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
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瘳瘳之數者各使指變
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行幽隱朕將親覽待
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九月庚子詔王主官屬
舉授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
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

府通調令得外補

順帝陽嘉元年以星變詔嚴實選舉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陽嘉元年閏十二月戊子客星
出天苑辛卯詔曰聞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沴屢臻
盜賊多有退省所出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
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詒刺三事令刺史二
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情數局下歲月之
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質帝本初元年桓帝即位申嚴選舉之法

按後漢書桓帝本紀本初元年閏六月庚寅即皇帝
位秋七月丙戌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牧民黎茲
舉善興化之本恆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所
在甄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
猶未懲改方今百姓疲瘁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
勞民獨錄貪穢以所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
有殊才異行適得參選減吏子孫不得舉杜絕邪
偽請托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
將觀厥後

靈帝熹平六年蔡邕陳選舉之弊不報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不載 按蔡邕傳初帝好學引
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願以經學相招後多引無行趣
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平六年邕上封事其五
事曰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
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
省蕭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

諸生競利作者剽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
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
詔於盛化門差大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筆見拜
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
使理人及仕州郡郡若孝宜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
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
故當志其大者

獻帝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令舉賢才

按後漢書獻帝本紀不載 按三國志武帝本紀
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
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會
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
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
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
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
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
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魏

文帝黃初三年詔取士勿限年

按三國志文帝本紀黃初三年春正月詔曰今之計
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
士是日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
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
實者
黃初四年詔博舉天下備德茂才獨行君子
按三國志文帝本紀黃初四年夏五月有瑞鳳鳥集

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焉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備德技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晉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詔舉賢良直言之士

按晉書成帝本紀云云

咸和七年冬十一月壬子詔舉賢良

按晉書成帝本紀云云

簡文帝咸安二年詔所司舉隱逸之賢

按晉書簡文帝本紀咸安二年二月丁酉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始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毒於吳蒼蠹農輝於宇宙遂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思賴羣賢以弼其闕大敦本息未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批政士無謗議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疆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遯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元霄潛默幽岫食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耶古人不惜賢於農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宋

武帝大明六年詔舉賢才

按宋書武帝本紀大明六年正月下四方旌賞茂異

其有懷貞抱素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當世或識通古今才經軍國奉公廉直高譽在民具以名奏

按宋書廢帝本紀

咸和七年冬十一月壬子詔舉賢良

按宋書後廢帝本紀

武帝天監四年詔立限年解褐之制

梁

按梁書武帝本紀

按梁書武帝本紀

按梁書武帝本紀

諸周行飾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敘錄雖復牛監羊肆菜品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按梁書武帝本紀

按梁書武帝本紀

按梁書武帝本紀

按梁書武帝本紀

陳

按梁書武帝本紀

北魏

按梁書武帝本紀

按魏書太宗本紀永興五年春二月詔分遣使者巡求備選其素門強族爲州閭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幹臨疑能決或有先賢世胄德行清美學優義博可爲人師者各令詣京師當隨才敘用以贊庶政

世宗正始二年詔議貢士之方

按魏書世宗本紀正始二年夏四月乙丑詔曰任賢明治自昔通規宣風贊務實惟多士而中正所發但存門第吏部舉倫仍不才舉遂使英德罕昇司務多滯不精厥選將何考陟八座可審議往代貢士之方擢賢之體必令才學並申查望察致

文帝大統十一年宇文泰下令求賢

按魏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周書文帝本紀大統十年夏五月太祖入朝十一年春三月令曰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爲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儒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

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遁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奸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偽爲諸在朝之上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關之格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

北齊

北齊沿魏制置中正選舉諸郡又置學校課試秀孝俱得仕進

按北齊書儒林傳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凝丞皆實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國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疏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官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內乞食爲食想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過充員士流及寒賈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擢擢

按文獻通考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樞秀孝各

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虛劣者飲墨水 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隋

高祖開皇二年春正月甲戌詔舉賢良

按隋書高祖本紀云云

開皇三年遣使巡省遇有文武才用以禮發遣

按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二年十一月己酉發使巡省風俗因下詔曰朕君臨區宇深恩治術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求草萊之善旌閭里之行民間情偽咸欲備聞已詔使人所在賑恤揚德分路將遍四海必令爲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爲特知宜以體發遣朕將銓擢其有志節高妙超等超倫亦仰使人就加旌異令一行一善獎勵於人遠近官司遐邇風俗巨細必紀還日奏聞庶使不出戶庭坐知萬里

仁壽三年詔州縣搜揚賢哲徵召將送以禮

按隋書高祖本紀仁壽二年秋七月丁卯詔曰日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宜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有萬物而爲功况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羣才未之有也是以唐虞欽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磨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鼐之職爲殷之阿衡呂望漁釣之夫爲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應聖明君德不同臣道以正政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風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爲下必隱私法以希時上下相蒙君臣義失義失則政乖政乖則人困蓋同德之風難嗣離德之軌易

追則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則衆口鑠金毀辱之禍不測是以行歌避代辭位灌園卷而可懷黜而無愠放逐江湖之上沈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潔而不悔者也至於閭閻秀異之士鄉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時行足以勵俗遺棄於草野墮滅而無聞豈勝道哉所以覽古而歎息者也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又安四夷賓服豈是人功實乃天意朕惟夙夜祇懼將所以上嗣明靈是以小心靡已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憂兆庶未康以庶政爲懷慮一物失所雖求博嚴莫見幽人徒想嵯峨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遠跡大羊之間屈身僕僕之伍其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議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

唐

唐選舉之途至廣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之外又有親勳朝衛衛郎品子之屬

按唐書選舉志唐取人之路蓋多矣方其盛時著於令者納諫品子萬人諸館及州縣學六萬三千七十八太史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醫藥童針呪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十三人太常寺博士八十八人備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進馬十六人齋郎八百六十二人諸衛三衛監門直長二萬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諸屯主副千九百八十八人諸折衝府錄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執仗執乘每府三十二人親事帳內萬人集賢院御書手百人史館典書楷書四十一人尚藥童三千人

諸臺省寺監軍衛府之胥吏六十餘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門戶而諸司主祿已成官及州縣佐史未敘者不在焉

按唐書職官志有唐以來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其次以流外入流若以門資入仕則先授親勳朝衛六番隨文武簡入選例又有齋郎品子勳官及五等封爵屯官之屬亦有番第許同揀選大寶三載又置崇元學習道德等經同明經例自餘或臨時聽勅不可盡載

高祖武德五年詔內外各舉賢才

按唐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武德五年詔擇善任能救民之要術推賢進士奉上之良規自古帝王弘風圖教設官分職唯才是與然而嚴穴幽居草萊僻陋被褐懷珠無因自達貢資選舉之舉固藉左右之容義自搜揚理宜精擇是以貢士有過愛致加錫之隆無益於時必貽貶黜之名末葉流偽名實相乖取非其人遷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移廢職於是隱廢朕膺圖馭宇寧濟兆民思得賢能用清治本招選之道宜革前弊懲勸之方式加常典苟有才藝所貴適時潔已登朝無嫌自進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總管刺史舉 人其有志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聽自己具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賞罰之科並依別格所司頒下詳加搜引務在獎納稱朕意焉 太宗貞觀三年詔舉人母限品格及避親故錄職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貞觀三年四月詔曰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約然可取或言忠行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

而克己亦錄名狀官人同申是年帝謂宰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奸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皆宰相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無避此言便爲形跡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爲後代稱者以其舉得賢故也卿等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嫌嫌必不得不舉

貞觀十一年詔河北淮南搜揚賢俊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十一年四月詔曰朕以寡薄嗣守鴻基實資多士其康庶政虛己側席爲日已久投竿檢案罕值其人自親巡東夏觀省風俗與言至治夕惕兢懷然則齊趙魏魯禮義自出江淮吳會英髦斯在山川所感古今事殊載行風猷實勞夢想宜令河北淮南諸州長官於所部之內精加訪採其孝悌淳篤兼開時務儒術該通可爲時師範文詞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字民并志行修立爲鄉里所推者舉送雅陽宮各給傳乘優禮發遣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有老病不堪入朝者冀以名聞庶幾穴靡遺俊又可致務盡搜揚之道稱朕意焉

貞觀十五年詔諸州搜揚所部賢才來年總集太山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十五年六月詔曰朕遐觀前載歷選列辟莫不貴在得人崇茲多士猶股肱之佐元首譬舟航之濟巨川若夫攝大廈者採衆材於山嶽善爲國者求異人於管庫是以商唐有虞揖讓之聖帝也非元凱不能成功商湯姬發革命之明主也非伊呂無以定其禍亂況乎齊桓中人之材器非潘荀漢武嗣業之主志在購者猶賴管

仲隲朋之相平津博陸之輔既為五霸之長亦稱萬代之宗是知得士則昌失人則亂朕凝旒夜虛心政道雖天地効祉宗社降靈區宇晏如彼又咸事尚恐山林數澤藏荆隋之寶上祝屠釣翰蕭張之奇是以躬撫黎庶親觀風俗臨河渭而作英傑眺箕頤而懷隱淪移日月空勞夢寐而驪龍莫兆商歌寂寥豈混迹驚駘未達良樂之願將毓德巖穴方迫禽尚之遊望雲長想增其歡息可令天下諸州搜揚所部士庶之內或識達公方學綜今古廉潔正直可以經國佐時或孝悌惇篤節義昭顯始終不移可以敦風厲俗或儒術通明學堪師範或文章秀異才足著述並宜薦舉具以名聞限來年二月總集太山庶徇往之夫不遺於版築藏器之士可升於廊廟務得奇偉稱厥意焉是年帝謂宰臣曰致太平之運者唯在得賢才卿等既不能知朕不可遍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者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於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不可行也乃止

貞觀二十年手詔天下明揚側陋不限吏人並宜體遵表聞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二十年六月手詔曰高明之天資星辰以麗象博厚之地藉川嶽以成形况於帝王體元立極臨馭萬物宇養生靈者乎所以致治之君遠讓依近忠貞屈己以申人故能成其化為亂之主親不肖疎賢臣處下以恣情用能成其亂明君遵彼以與國暗主行此以亡身是以軼朽隔冰銘心自戒宵興肝食側席思賢庶欲博訪丘

園搜採英俊我王道臻於大化焉可令天下諸州明揚側陋所部之內不限吏人其有服道懷仁澄心礪操出片言而標物範備百行以綜人師質高視於琳瑯人不聞於會閑潔志丘園揚名里閭或甄明政術曉達公方舉本鏐於孔門受金科於鄭伯奇謀間發明略可以佐時時鑒鑒清通奇才堪於幹國或含章傑出命世挺生麗藻邁文馳楚澤而方駕鉤深觀奧振采苑以先鳴業擅專門詞高載筆或辨離春固談

瑩秋大賢研機於一言起飛電於三寸齒斯奔前未遂揚庭並宜推擇咸周舉薦以禮將送其狀表聞限以今冬並與考使同赴庶使文林之舉咸增翼於巖廊尺木之階方振鱗於遊霧翹心俊又稱朕意焉高宗儀鳳元年詔巡撫大使採訪賢才各以名聞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儀鳳元年十二月詔曰山東江左人物甚衆雖每充實薦而未盡英髦或孝悌通神遐邇推敬或德行光裕邦邑崇仰或學統九流垂帷觀與或文高六藝下筆成章或備曉八音洞談七曜或射能穿札力可驅關或丘園秀異志存棲隱或將帥子孫素稱勇烈委巡撫大使咸加採訪行申褒獎亦有婆娑鄉曲員材倂俗為識議所斥陷於跡弛之流者亦宜推舉各以名聞

儀鳳三年詔搜訪文武賢能具錄進封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儀鳳三年十二月詔或才蘊廟廊器均瑚璉體王佐之嘉猷資公輔之宏量或奇謀異算決勝千里或投石拔距勇冠三軍或著謬忠亮志存規範或繩違糾惡不避權豪或威惠仁明堪居牧守之重或公正廉直足膺令長

之任咸宜搜訪具錄進

中宗景龍元年二月令舉天下鴻儒碩望之士

按唐書中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云云

唐宗景雲元年制博採衆才

按唐書睿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景雲元年十二月制曰才生於代必以經邦官得其人故能理物朕恭膺大寶慎擇庶僚延佇羣英無忘終食思欲蕭艾咸採葑菲不遺而商山幽嶠涓滴演真夫以貴耳賤目殊通方之論捨近謀遠非應務之術今四方選舉羣才幅湊操斧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明三經通大義者能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二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辨聲象者度雅曲和六律五音者習略略學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聽於受領善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覽焉

元宗開元十五年制文武高才許其自舉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開元十五年二月制曰草澤中有文武高才者聽詣闕自舉

開元二十年制巡行所至有賢才未達者以聞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二十年十月駕發東都北巡將會公卿及長吏巡行所至令有賢才未聞達者以聞

開元二十四年詔每歲諸色舉人及齋郎等試委禮部侍郎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二十四年三月詔曰每歲舉人求士之本事典其事重不重歟頃年以來惟考功郎所職位輕務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銓選後積且六官之列體骨是同兄宗伯事

禮宜主賓自今已後每歲諸名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既衆務煩難仍委侍郎專知

肅宗寶應二年代宗即位禮部侍郎楊綰奏請別立選舉條制廷議以明歲依新格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寶應二年十一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國之選士必資賢良蓋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嘗有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

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葉漢詐茲

道浸微爭尚文詞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於時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

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風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繇也近婦帝始制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

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幼能就學皆備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選相與

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實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

爲尚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譽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聲才揚

己宜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敦樸懷

禮讓守忠信謙讓何可得也譬之於木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

之內頽頽向化者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制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

士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應殊

非經國之體也欲望請依古制令縣令察孝廉審知

在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

通之學其堪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試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

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達與旨旁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

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學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施行用者其經

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通八策通二篇中第與出身下第者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

殊非古義皆謂帖括實圖僥倖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人亦請准此

如有行業不著所繇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儉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

德業從政者皆修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勵教人之本實在茲焉若施行即別立條制詔委左右丞相

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事中李樞筠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各奉

議狀與綰同貢至議曰謹案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謹號運

行美於文文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文也繇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宜父稱顏子不遷怒

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不亦明乎問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繇廢興也

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

病爲是非惟擇浮肥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繫其流波瀾不知所止先王

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忠信凌賴恥尚失所未學馳騁儒道不舉四者皆繇取士

之失也夫一國之士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卿大夫也卿大夫何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

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千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道之差也夫以蠅蚋之餌難垂滄海而望吞舟之至不

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試者皆小藝四民之業士最聞於風化近代趨士靡然向風致使祿

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愚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

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衰而殷始與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業

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人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在賢皆取實行故能風俗淳一

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維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

至有外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弱化於鄉里哉厥後文

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

以于孫連順享國咸促今國家革魏晉梁陳之弊承夏商周漢之業四隤既宅九州攸同覆轡亭育台德

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從亂代取人之術此公

卿大夫之恥也楊綰所奏實爲正論然自中原版蕩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并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桑地望繁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南西北之人焉今欲依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大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胥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擬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亦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門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大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平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是則青青不復與刺授擢歸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過是也李真等議與至協文多不載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應舊舉來歲即依新格

代宗大曆十四年沈既濟上選舉議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通鑑綱目義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勢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履歷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勢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選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以加識驗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書考而

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出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刺史則革矣況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文宗太和八年禮部奏減諸色進用人員八月以蠶旱權停選舉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太和八年正月禮部奏明經弘文文學文館生太廟郊神書郎掌生等共五百五十二人今六色共請減一百三十八人從之八月詔罷諸色選舉以歲旱故也九月勅吏部禮部兵部今年選舉並緣秋末歲早相因恐致災荒權令停罷及歲歲之後物力且任念彼求名之人必懷缺望之念寧違我令以慰其心宜依常例却置應緣所納文狀及銓試等期限仍准今年格文遞延一月

僖宗光啓元年詔於制科外訪求賢才

按唐書僖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光啓元年正月詔曰朕每念艱難之本思拯濟之圖治少亂多占猶今也蓋播揚之未至非爵賞之不行況自鄉里治各物情實恐朝市有爭先之黨山林多獨往之人彼豈自窮而莫返其有文苑經緯道貫儒元貞通自便浮名不染豈無加等之命以待非常之流今委使臣遠近徵訪必行備禮以登羣芳且淺貴研深用惟體要運當無事固垂拱而可待時屬多虞非拔奇而不振或有村優將時乘詞兵鈴辨勝負於風雲計長短於主客妙得神傳之決恥成兒戲之名不俟臨機方期制變或銷聲於屠釣或屈志於風塵勿地自棄當

期致用至乃旁規國病動適時宜深探貨殖之源備得富強之術排於浮議彼良圖又有志擅縱橫久潛編褐材雖超異見尋常流苟全一藝之工不必萬夫之敵亦有推研歷象校步星辰言必效於機先術豈疑於機中是資奇器孰曰異端亦在勸來行加殊賞隱功名可慕少壯幾何在君親則忠孝相資念國家則安危同切勿甘流落猶徇晏安豈委使臣榜示訪求長吏津置發遣同心體國無使淹延懸賞使能必期升擢朕雖親親否亦謂憂勤高祖太宗之在天固當垂祐社稷生靈之有主夫豈賢達我數求咨爾將命勿孤軀軀苟自因循其間儒學優游謀宏遠密陳時務願副科者已從別勅處分跡弛道才沉淪求位不礙文武並須升聞布告天下咸使知悉

後梁

太祖開平元年委宰臣搜訪賢良

按五代史梁太祖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開平元年年初受禪求理九切委宰臣搜訪賢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規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覽擇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迹丘園不求聞達今彼長吏備禮邀至冀無遺逸之恨

開平二年令搜訪賢良

按五代史梁太祖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二年七月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宰輔之期以好爵待以優客各隨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搜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在位下不能自振者有司薦導之如任使後願立功勞則加

選舉

開平四年九月辛亥詔搜訪賢良

按五代史梁太祖本紀云云 按開府元龜四年九月下詔曰朕聞歷代帝王首推堯舜爲人父母執比禹湯嚴謹高出於古先聖德普聞於天下尚或卑躬待士屈己求賢俯仰星雲慮一民之遺逸網羅數穴恐片書之輶藏延爵祿以徵求設丹青而訪召使其爲政樂在進賢蓋由國有萬幾朝綱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則昌自朕光宅中區迄今三載宵分輟寐日肝忘食思共力於廟謀庶未清於王道而乃朝廷之內或未盡於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於奇策嘗言方岳下及山川豈無英才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動高翔世或才號知人必於塗巷之賢備察舊德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良喻之以千載一時約之以高官美秩諒無求備務在得人如有卓犖不羈沉潛自負過霸王之上略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刑政之源議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經綸豈勞階級如或一言投俗一事出羣亦當捨短從長隨才授任大小方圓之器車限九流溫良恭儉之人難誅十室俟爾登揚處於翹渴仍從別敘處分

後唐

莊宗同光元年詔所在舉選

按五代史唐莊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佑二十年四月即位制曰或所在有藝行頗高爲鄉閭所推者並仰准例舉選所司量才任使 按梁世晉王仍舊一十年十月唐莊宗成梁漢 又按冊府元龜十元同光元年也

月詔曰側席求賢將臻至理懸旌進善式贊鴻猷應名德有稱才藝可取或隱朝市遁迹林泉並委逐處長吏遍加搜揚津致赴闕朕當量才任使兼備庭僭逆已來凡有冤抑沉滯之人並宜特與申雪仍加遷陞

同光二年勅選舉一門當考藝精詳勿得徇私

按五代史唐莊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同光二年三月勅選舉二門仕進根本當檢擇於多士全委仗於有司苟請託是從則踰濫斯極況方行公事已集羣材須行戒勵之文俾絕倖求之路宜令吏部禮部翰林考藝必盡於精詳誠私徇公無從於請託仍委三銓貢院榜示省門曉告中外十月月中書門下奏獻可効忠前經之令典因時建議有國之明規道既希於化成事亦敷於就勸敢俾宸聽輒罄言伏惟陛下業茂經綸功成理定五材七德威冠於伐謀百氏三墳義彰於知教爰自中興啓運下武膺期昭臨而日月光華鼓舞而乾坤交泰英明取士廣者崇儒誠宜便廣於搜羅豈可尚令其淹抑但以今春貢士就試不多即日選人磨勘未畢宗伯莫臻於復又天官難辨於妍媸况已過秋期將行公事側問道路悉是家貧比及到京多踰程限文闈選部皆礙條流伏請權停貢選一年俟選滿者更勵進修希祿者益加循省然後精求良幹博採藝能免有遺賢庶同樂聖勅舉選二門國朝重事俱要精確難權權停宜准常例處分 按冊府元龜

後晉

高祖天福元年詔舉賢才

按五代史晉高祖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應有懷才抱器隱遁山林方切務於旁求宜徧行於搜訪委所在長吏備達朝旨具以名聞又明宗朝親屬之內宿舊之中或功名曾著於輿情或才器可裨於公政宜委中書門下量才敘錄士流之內有懷才抱器碩學殊能者委中書門下搜訪任使勿拘門地資歷應致仕官或筋力未衰才能可任者將表乞官之職難從歸老之心委中書門下商量奏聞當議升擢

後漢

隱帝乾祐三年盧質請取士以行爲本從之 按五代史漢隱帝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乾祐三年兵部侍郎盧質上言臣讀唐史見薛登上疏云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原考其鄉曲之譽崇禮讓以厲己取名節以標言以敦朴爲先是以難文爲後科故人從禮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進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臣因覽前書觀茲舊事望於聖代復用此言則有才者皆務進修無行者不宜推擇從之

後周

世宗顯德元年詔求遺才

按五代史周世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顯德元年正月世宗即位三月敕制應有懷才抱器出衆超羣或養素於衡門或屈迹於末位孤寒難進志業何伸咸用搜羅待以爵秩諸應選不仕及卑官下位中有文武幹略灼然可稱者所在具以名聞

遼

遷承唐制頗用進士而文武奏蔭亦參用之

按金史選舉志遠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致其致身之所自進士纔十之二三

按某隆禮遼志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傯于戈未有

科日數世後承平日久始有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

府省三試之設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

第時有秀才未願赴者州縣必報刷遺之程文分兩

科日詩賦日經義魁各名分焉三歲一試進士員院

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口舉按而

出作樂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

又將第一人特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制奉文

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從事郎餘前授從事郎聖宗

時止以詞賦法律取上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若

夫任子之令不論文武並奏蔭亦有員數

宋制入仕之路以進士制科為重次復有三學武舉

童子等試及遺逸奏薦公卿任子親屬流外諸途

按宋史選舉志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而莫重於進

士制科其次則三學其他武舉童子等試以及遺逸

奏薦貴戚公卿任子親屬與遠州流外諸選咸有品

式

接文獻通考宋朝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

外從軍五等

金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吏胥陰子亦列正班

下至軍伍勞効捐輸進納皆得仕進

按金史選舉志金承遼後凡事欲軌遼世故進士科

日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

重而法亦密終今之世科目得人為盛諸官護衛及

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進皆列於正班厥後仕進

之岐既廣俊倖之俗益熾軍伍勞効雜置令錄門陰

右職迭居朝署科舉取士亦復汎濫而金治衰矣驚

曾進納金季之弊莫甚焉蓋由財用不足而然也

按字文懋昭全志見隸出身與陰人等甚以為重如

州郡都吏出職並補將仕郎授錄事判官司徒司判

字承至儒林亦落子吏部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

年無公私過補昭昭信校尉授縣令或錄事漸爾亦

可至知州州同

元仕進多岐學校薦舉科目之外恩蔭功敘入粟工

匠與隸俱入流品

按元史選舉志元仕進多岐其出身學校者有國子

監學有蒙古字學有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

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

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官徵中

政之屬者重為內官文廢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

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

賦稅任事者側視元職補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資

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與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

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徵授以長官俾之世襲

世祖至元四年議選舉法不果行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四年九月王鶚請立選舉法

有旨令議舉行有司難之事遂寢

至元二十一年遣使求賢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按阿魯渾薩理傳至元二

十一年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遂勸帝治天下必

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之

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

至元二十二年帝博采公潔知名之士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二年三月己巳御史臺臣言

近奉旨按察使參用南人非臣等所知宜令侍御史

行御史臺等程文海與行臺官博采公潔知名之士

具以名聞帝命衛詔以往

按續文獻通考至元二十二年遣侍御史程文海訪

求江南遺才

成宗大德二年詔廉訪司作成人材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二年春二月詔廉訪司作成

人材以備選舉

泰定帝泰定二年春正月敕御史臺選舉與中書合

議以聞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明

太祖洪武元年遣使分行天下舉用賢才

按明通紀洪武元年九月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

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何以子

戈擾擾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遺未之深講雖賴一

時輔佐臣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

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安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

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

學壯行思致堯舜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

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

哲王自期最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按明昭代典則洪武元年十一月遣文原吉齊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上諭之曰天生人才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銳者實或輕剽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原吉等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不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上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慎之

洪武三年詔有司推訪賢才

按名山藏洪武二年二月詔曰朕惟六部繁重在位未盡得人豈用才未廣歟抑賢智抗志日巖穴歟詔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遣之

洪武六年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按明通紀六年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恆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遠選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有其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師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洪武十二年諭禮部推訪賢士

按明昭代典則十二年十二月上謂禮部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

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困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之

洪武十三年冬十月詔求賢才

按大政記云云

洪武十四年春正月詔求賢

按大政記云云 按明通紀十四年正月詔求賢吏部以邪正爲難辨帝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洪武十五年五月遣使求經明行脩之上

按大政記云云 按明外史任昂傳洪武十五年拜禮部尚書帝加意太學能祭酒李敬輿命昂增定監規八條遂以大學士宋訥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會司諫關賢上言國家崇尚經術選士於鄉

邇來郡邑所司非人師道不正教養既無成法選舉歲至缺員甚至俊秀生員點充承差乖朝廷有賢之意昂乃奏定天下歲貢士從翰林院考試定其高下以爲殿最明年命科舉與薦舉並行昂條上科場成式視前加詳取士之制始定

世宗嘉靖十年詔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

按圖書編嘉靖十年正月內吏部題爲開讀事查得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詔書內一欵一天之

立君本以爲民今天下之廣兆民之衆爲人君者豈能人人而加之惠哉惟在內外大小諸司得人任用而已我祖宗朝雖定科舉歲貢之法猶爲薦舉之側

並列三途自夫科舉之法重而尤以備用進士爲重而歲貢之法遂輕薦舉之路已盡塞矣夫三途並用材無偏重而人才有餘由是懷才抱德之士斯得顯於世非特求之文詞之徒而已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禁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有一員缺必求進士出身者斯得推補以致人尚浮詞不修實行甚至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欲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未易得也今後著吏部禮部即便考求祖宗以來舊典備細開具奏請定奪務要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但有真才實德不拘資格一體不次擢用庶忠義向風浮薄改行內外大小諸司各得其人以爲惠民致治之本欽此欽遵抄奉到部除科舉歲貢係禮部掌行徑自具奏外查得弘治十九年詔天下各府州縣每歲於所轄兩廂鄉都內拔選容止端謹無過人才一名申布政司考覈轉行按察司覈實有堪充歲貢開坐考過詞語差人送部若有賢良方正及山林巖穴隱逸之士并通曉經書儒士秀才孝廉俱各訪求到官不拘名數差人送部未舉元年勅內外諸司文職官員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懷才抱德堪以任用者以聞洪熙元年令各處見任官於軍民中薦舉行止廉能才堪守令經明行修可充教職者宣德七年令各處有司保舉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之士自二十五以上者俱送赴京師選用正統五年令進士辦事一年監生歷事考中並坐監三年以上由吏員授官曾歷兩考悉聽保舉景泰三年詔各處見任官有屈在下僚文學才行之士隱於民間文官罷職無贓犯而才學可用並聽在京四品以上

在外撫按方面官升府州縣正官舉薦聽用成化二十三年令軍民之中有懷才抱德堪爲任用者許府州縣正官推舉送吏部以憑覈實考用不許徇私濫舉弘治十一年令山林隱逸之士有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衆所推服者許本府州縣正官保舉從撫按及布按二司官覈實奏送吏部量才擢用如所舉不當保勘官員一體覈究及查未舉宣德正統景泰天順等年由舉人陞任京堂者如俞山歷陞本部左侍郎呂義陞禮部尚書鄭誠歷陞本部右侍郎陳諤歷陞順天府尹鄧浩歷陞南京太僕寺卿傅宗歷陞翰林院檢討由監生陞任方面者如尚迪張鵬歷任左布政李浩袁昱歷陞左右叅政荆璞宋徵歷陞左右叅議華嵩劉成歷陞按察司副使張善揚和歷陞按察司僉事看得我朝祖宗求才圖治之法委的不限一途歲貢不足則求之科目科目不足則又求之薦舉夫薦舉者有人才則取之有孝廉則取之有儒士有秀才則取之有賢良方正則取之有懷才抱德經明行修則取之故薦舉一途比之科目貢一途得才最廣三途並用然後天下之人才得以乘時並進而野無遺賢至其錄用則又惟求才與位稱者用之初不論其出身以爲敘遷之地故當時號稱得人多係薦舉所出奈何後來科目盛興進士一途日重於是薦舉之路遂塞歲貢之法亦輕矣夫薦舉之途塞則山林之下雖有賢士無由進用歲貢之法輕則貢之於禮部者類多衰朽無用之人故當事凡遇京堂方面有缺其勢不能他求只得取足於進士出身者用之伏詳詔旨所謂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禁方面之陞

田野絕保舉之路大哉皇言切中用人偏重之弊合無查照洪武末舉以來舊典并欽奉詔旨行令天下各府州縣正官保有懷才抱德或經明行修不十名利素爲鄉評許可伏在巖穴者悉聽所在有司即時薦舉從本處巡撫巡按會同布按二司覈實然後送本部考驗奏請量才擢用若有徇私濫舉聽本部與科道官糾劾所舉之人後有犯贓罪者連坐舉士其舉人監生見任官員果有才德出衆屢經巡撫巡按官論薦及於本部查訪相同者不拘常格一體陞用京堂方面等官以勵其餘如此則取人之途既廣用才之法亦均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而雍熙泰和之治可計日而成矣奉聖旨是用賢圖治國家急務我祖宗朝三途用人取之至廣俾才德者各稱其位故仁惠天下澤被生民後來因專務科舉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尚浮辭不修實行害國害民者在有之徐部裏既開具祖宗及累朝事例明白逐一遵照若實舉行以後用人務要三途並舉必求得人以稱朕用賢澤民之意欽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

第二卷目錄

選舉總部彙考二

禮記王制 月令 大傳

管子 大匡

大戴禮 下 孝篇

選舉總部總論一

易經 彖卦 否卦

文子 上 道篇

晏子 同上篇

亢倉子 政道篇

尸子 得賢篇

商子 重德篇

荀子 君道篇

淮南子 泰族訓

劉向說苑 君道

新序 雜事

桓寬鹽鐵論 除弊

抱朴子 養性 行品

杜佑通典 選舉序

宋史 選舉志序

開府元龜 選舉正 選舉 考試

朱子大全集 學校貢舉五議

選舉典第二卷

選舉總部彙考二

禮記

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其之

爵人於朝設法也周則天子假祖廟而拜授之

月令

孟夏之月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長大

贊是贊佐之義傑俊或未仕沈滯者故鄭云出賢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選賢良謂有德行傑俊謂多才藝

嚴陵方氏曰太尉即古司馬也司馬政官必命之取人者蓋取人將以為政故也王制言

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馬氏曰傑者其才特者也俊者敏於德者也佐上利下宜為人臣者賢

也苟志於善焉者良也體仁而能元者長也充實而有光輝者人也此曰太尉非古也

太尉秦官也傑俊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賢良以德言遂謂

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謂選而用之也

大傳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三曰舉賢四曰使

能

舉賢謂舉用賢人有賢德之士使能謂有道德

亦祿之使各當其職嚴陵方氏曰升之於位之謂舉任之以職之謂使

管子

大匡

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

有過無罪令絕叔進大夫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為

上舉從政治為次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曉大之

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

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下出不仕

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

處靖散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

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

三者為上舉得一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商應

於父兄事長養老奉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

為次得一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

舉使驕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以辛年

君舉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

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驕凡此三者有罪無赦告晏

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

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

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事不敬而

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

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

意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

賞不善吏有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

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祿可無赦有可無赦

大戴禮

千乘篇

司馬司夏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實餘秀異聞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於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十人以成夏事

選舉總部總論一
易經

泰卦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彙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友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幸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否卦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本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爲君子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文子

上禮篇

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

晏子

問上篇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相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亢倉子

政道篇

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十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選能無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爲惡戾於縣則誨之不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誨之適能無復逆節矣誠知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相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察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議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若以文章取士則竊巧綺縠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

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捷游辭益來而蹇諤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今愈動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噶守國察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乎
尸子

得賢篇

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
商子

畫策篇

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
荀子

君道篇

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日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諛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誠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然則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惡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黜然而齒堅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

欲曰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於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衆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聞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淮南子

秦族訓

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

漢劉向說苑

君道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思慮澤生澤潤草木皆育萬物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

能之效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其實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其賢也武王曰君好用小善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實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奸忠臣以誅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賢乎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此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詔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詭譎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

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新序

雜事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咸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

桓寬鹽鐵論

除弊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通當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纒振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在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里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